

崔東壁先生遺書

十九種

（清）崔述 撰

〔日〕那珂通世 校點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 崔東壁先生遺書

## 十九種

(日) 那珂通世 校點

(清) 崔述 撰

### 中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無聞集

易卦圖說

夏考信錄

商考信錄

考古續說

考信附錄

讀風偶識

論語餘說

考信錄提要

唐虞考信錄

豐鎬考信錄

洙泗考信錄

孟子事實錄

補上古考信錄

王政三大典考

洙泗考信餘錄

豐鎬考信別錄

古文尚書辨偽

五服異同彙考



## 中冊目錄

|               |     |
|---------------|-----|
| 豐鎬考信錄八卷之卷六至卷八 | 一   |
| 洙泗考信錄四卷       | 九三  |
| 豐鎬考信別錄三卷      | 二五一 |
| 洙泗考信餘錄三卷      | 三四三 |
| 孟子事實錄二卷       | 四四九 |
| 考古續說二卷        | 五一九 |
| 考信附錄二卷        | 五八三 |

蘇子瞻

豐鎬考信錄卷之六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受業門人石屏陳履和校刊

成康之際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詩周頌。

衛宏毛詩序云：「執競祀武王也。」不顯成康傳云：「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由是鄭孔以來，皆以此成康爲稱武王語。余按：自彼成康，猶所云自彼氏羌也。惟氏羌之爲二國名也，故自氏羌以東，則云自彼氏羌。惟成康之爲二王謚也，故自成康以降，則云自彼成康。若訓以爲成大功而安之，豈得謂之「自彼」乎哉？宋歐陽永叔作詩時世論，朱子詩序辨說，皆以此篇爲昭王以後詩，以昊天有成命篇爲康王以後詩，其說良是。今從之。說詳見後條下。

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詩周頌。

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

基命宥密。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周語。

衛宏毛詩序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鄭氏詩箋云。文王武王受其業。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韋氏國語解云。文武修己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後之說詩者皆從之。至宋歐陽永叔始駁其謬。朱子詩序辨說論之尤詳。今載其說於左。

歐陽永叔作詩時世論。昊天有成命曰。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謂二后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當爲康王以後之詩。而毛鄭以頌皆是成王之作。遂以成王爲成此王功。執競曰。不顯成康。自彼成康。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猶文王武王。謂之文武耳。然則執競當是昭王以後之詩。而毛以爲成。大功而安之。鄭以爲成。安祖考之道。皆以爲武王也。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而毛鄭皆以爲武王。由其以頌皆爲成王時作耳。以爲成王康王。豈不簡且直。而於詩文理易通。如毛鄭之說。

豈不迂而曲、文理亦不完而難通。學者何苦從其迂曲而難通者哉。朱子詩序辨說一則此詩詳考經文、而以國語證之、其爲康王以後祀成王之詩無疑。而毛鄭舊說、定以頌爲成王之時周公所作。故凡頌中有成王及成康字者、例皆曲爲之說、以附己意。其迂滯僻澀、不成文理、甚不難見。而古今諸儒、無有覺其謬者。獨歐陽公著時世論以斥之、其辯明矣。然讀者狃於舊聞、亦未遽肯深信也。小序又以此詩篇首有昊天二字、遂定以爲郊祀天地之詩。諸儒徃徃亦襲其誤、殊不知其首言天命者、止於一句、次言文武受之者、亦止一句。至於成王以下、然後詳說不敢康寧、緝熙安靜之意、乃至五句而後已。則其不爲祀天地而爲祀成王、無可疑者。故今特上據國語、旁采歐陽、以定其說。庶幾有以不失此詩之本指耳。或曰國語所謂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飭、故曰成者、其語成字、不爲王誦之謚、而韋昭之注、大略亦如毛鄭之說矣。此又何耶。曰叔向蓋言成王之所以爲成、以是三者。正猶子思所謂文王

之所以爲文。班固所謂尊號曰昭，不亦宜乎者耳。韋昭何以知其必謂文武以是成其王道，而不爲王誦之謚乎。蓋其爲說，本出毛鄭，而不悟其非者。今欲一滌千古之謬，而不免於以誤而證誤，則亦將何時而已耶。

余按詩與國語之文明矣。歐陽子朱子之辨，詳且盡矣。蓋周之受命，始於文王，克商始於武王，然奄淮夷未平，而商遺民亦未心服。迨成王之世，周公東征，而後四方始靖。至康王而後安享之。故傳云：武王克商，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不云成王息民者，成王之初，四方猶未靖也。故文王謚文，言始以文德受天命也。武王謚武，言始以武功戡大難也。成王謚成，言商奄始靖，王業成也。康王謚康，言天下無事，但撫安之也。故此詩言：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言文王武王始受天命，有天下也。至於成王，蒙故業，爲天子，可以康矣，而不敢也。猶夙夜敬畏天命，益懋其德，是以能克商奄淮夷，以靖四方。肆其靖之之靖，卽成王靖四方之靖。然則

此詩卽無成王明文，亦斷斷必爲成王之詩，而況已明言成王也。卽國語不言爲成王之德，亦斷斷不得移置之於文武，而況國語又明言爲成王也。故今從歐陽子朱子之說，置之成王篇中。

又按自宋以來，釋此詩及執競篇者，多從序說。或云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始。然則洛誥之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亦將以爲非告成王，魯頌之奄有龜蒙，亦將謂魯至僖公時始有龜蒙之地哉。況傳稱成王靖四方，靖也者，亂而安之之謂也。方且可謂之靖四方，乃反不可謂之奄有四方乎。或云酒誥稱成王畏相，惟助成王德，顯皆非周之成王。夫成王畏相相對爲文，助成二字相連爲義，皆與此文不類。此文成王上無他文，下有不敢康之語，成王之爲一人，甚明。況執競之成康，連言之者哉。若以酒誥故，凡言成王者，皆不得爲成王，則傳所稱夾輔成王，成王定鼎，成王周公之命祀，亦皆將以爲武王乎。原其所以穿鑿附會，務以成康爲武王者，無他，狃於前人之說，以爲頌皆

周公所<sub>レ</sub>作、周公制<sub>レ</sub>禮作<sub>レ</sub>樂、不應無<sub>レ</sub>祀<sub>レ</sub>天地及<sub>レ</sub>祀<sub>レ</sub>武王之詩、自周公後、不當復有<sub>レ</sub>作<sub>レ</sub>頌者耳。不知以此詩爲<sub>レ</sub>祀<sub>レ</sub>天地武王者、序之言耳、非經自言之也。周頌三十一篇、其中稱<sub>レ</sub>天及<sub>レ</sub>武王者甚多。何所見必此二詩、然後可以<sub>レ</sub>祀<sub>レ</sub>天地武王。詩之逸者多矣。又安知<sub>レ</sub>祀<sub>レ</sub>天地武王者之非已逸乎。周公以後、不當有<sub>レ</sub>頌、則何以宣幽之世、尙有<sub>レ</sub>大雅。又何以春秋之時、魯尙有<sub>レ</sub>頌。豈侯國可以<sub>レ</sub>作<sub>レ</sub>頌、天子反不可乎。若謂成王非世室、不當有<sub>レ</sub>祀成王之詩、則祀<sub>レ</sub>成王時、將遂無樂乎。而武王當周公時、亦不得<sub>レ</sub>遂立<sub>レ</sub>世室也。嗟夫、國語以<sub>レ</sub>常棣爲<sub>レ</sub>周公之詩、與<sub>レ</sub>傳相抵牾者、則人皆信之。此詩之言爲<sub>レ</sub>成王、與<sub>レ</sub>經相合者、則人不<sub>レ</sub>之信。朱子沿<sub>レ</sub>序之悞、而未<sub>レ</sub>正者、雖委曲難<sub>レ</sub>通、皆相安爲<sub>レ</sub>固然。至此詩正<sub>レ</sub>序之悞、辨<sub>レ</sub>說詳晰、而反極力以<sub>レ</sub>攻之。宋玉曰、其曲彌高、其和彌寡。韓子曰、小慙、亦蒙謂之小好。大慙、亦蒙謂之大好。小稱意、人必小怪之。大稱意、人必大怪之。吾始未以爲<sub>レ</sub>然。及讀周頌、而後深信其不<sub>レ</sub>謬也。豈是所非、而非所是、人情固當然乎。周頌非

周公所作說已見前周公相成王篇中。

〔補〕成有岐陽之蒐。

左傳昭公四年。

此未知爲周公存時事抑周公沒後事。旣無可考，未便置前篇中，故錄於此。

僞古文尙書有君陳篇。其序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余按此篇「嘉謨嘉猷」數語，見於坊記。玩其語意，乃人臣相誥誡之詞，非君命其臣之言也。何者？君人之道，以能受言爲賢。但取其謀之益於民，而不必其謀之出於己。故曰：「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臣人者則不然。但求其國之受其益，而不必己之擅其名。是以善則歸君，過則歸己。故此言出於人臣之口，則爲忠；出於人主之口，則不可以爲訓。成王、周之令主，其必不出此言明矣。又按書君奭篇，乃周公誥召公之詞。周召位皆三公，同朝事主，是以相稱爲君。春秋傳鄰國諸侯皆相稱以君。若君處北海，「君命敝邑」之類是也。未聞君而稱其臣爲

君者。然則君陳當爲同僚相稱之語。是以篇中有此文。非成王語也。且君陳分正東郊。非居帷闕而拾遺補闕者可比。成王告以此言。欲何爲乎。此序不見於史記周本紀。疑與僞書同出一手。然則君陳之尹洛。亦未必有此事矣。又按論語。孔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所謂政者。一家之政也。故曰。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今僞書以爲國政。亦與孔子之意相背。包氏之註論語。以「孝乎惟孝」爲句。然則包氏未嘗見此篇矣。包氏不見。則是書不出於安國也。大抵此篇之語。多采之古傳記。故今不錄。

附錄○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莘莘萋萋。離離喈喈。詩大雅。

附錄○周之興也。鸞鷟鳴于岐山。周語。

存參○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詩序。

按鳳鳴岐山。不知的在何時。大雅周語。皆無明文。惟詩序。以卷阿爲成

王時所作。或鳳鳴卽在此時與。然未有以見其必然。姑附錄於成王之世。而存序文。以待參考。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旣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尙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茲旣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書顧命。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躋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躋太史秉書。由賓階。躋御王冊。命曰。皇后

憑玉儿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變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盟。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臚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上。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嗟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書康王之誥。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

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同上。

蘇氏云：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使周公在，必不爲此。余按：康王之誥，諸侯咸在。九日之間，安能遽至此。必成王葬後之事。狄設黼黻之上，蓋有闕文，非皆癸酉一日內事也。故顧君云：傳言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而今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是七月之餘也。因其中有脫簡，而後之說書者，竝以繫之。越七月癸酉之下，所以生後儒之論。而不思初崩七日之間，諸侯何由而畢至乎。又云：狄設黼黻綴衣以下，卽當屬之康王之誥。自此以上，記成王顧命登遐之事。自此以下，記明年正月上日，康王卽位朝諸侯之事也。又云：洛誥戊辰，王在新邑，則王之至洛可知。乃二公至洛，竝詳其日月，而王不書。金氏以爲其間必有闕文。然則顧命之脫簡，又何疑哉。由是言之，則康王與卿士之冕服，在成王葬後，非未葬而冕服明矣。蓋顧命康王之誥，伏生本合爲一。因其間有脫簡，前後首尾不具，故後人分兩篇之時，不知當於

何處畫斷，誤以王出在應門之內爲康王之誥之首。是以狄設黼屨之文，遂割屬於上篇之末耳。蘇氏不知其有脫簡，故於諸侯之至，不能爲解，乃以問疾之諸侯當之。然觀康王之誥，尤重諸侯。故曰建侯樹屏，曰爾身在外。此篇之作，尤重於朝諸侯。故曰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曰諸侯出廟門侯，曰東方諸侯，入應門左，西方諸侯，入應門右。則是諸侯畢至，明矣。若止問疾之諸侯，其人數必不多。何得舍在內之百官卿士不言，而反斤斤焉於其少者詳記之乎？至顧君以此爲周公所制之禮，謂釋三年之喪，以盡斯須之敬，又謂康王當太平之時，爲繼體之主，而史錄其遺文訓誥，以爲一代之法，則於事理亦尙未合。古者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其見於書傳者，舜禹啓太甲武丁之事皆然。及武王崩，周公以冢宰攝政，不幸羣叔流言，周公東避，遂不得終其攝。至成王崩，召公鑑前之禍，故於葬後遽奉康王，以朝諸侯。其後春秋之世，嗣君皆於葬後踰年卽位，蓋始於此。故史錄之爲書，誌此禮所由變。

故曰王麻冕黼裳曰王釋冕反喪服喪未畢而朝諸侯者前未有此禮是以詳記其服謹其始耳非以此爲當然而著之篇以垂法也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湯周公召公處事之變而不得復然也故今申其說而正之說竝見前周公篇中。

〔補〕康有酆宮之朝。

左傳昭公四年。

齊魯韓三家詩皆以周南之關雎篇爲康王時陳古刺今之作故漢書云佩玉晏鳴關雎歎之列女傳云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余按論語孔子稱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則關雎乃和平中正之音詠歌當時之盛事者非刺詩也而細玩通篇之詞亦絕無刺時之意且康王之世乃周久道化成之時君子淑女莫如此時爲多然則謂爲康王之世或亦必誣謂爲刺詩則斷非也故今不采漢書列女傳文說竝見前文王篇中刑于寡妻條下。

附錄○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朔，王命作策豐刑。

逸書。

按史記書序竝云：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與此文意似異。但此乃漢書所錄孔壁古文，似不應誤。又未見其下文如何，難以懸斷。姑列之於附錄。至偽書畢命篇，語多勦襲，文亦雕琢，乃因史記書序之言而衍之者，故不載。

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

史記周本紀。

此語似有所本，於理亦當如是，故存之。

附錄○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詩大雅。

衛宏毛詩序云：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鄭箋釋成王之孚云：孚，信也。成我周家王道之信也。余按文王之什，稱文武之功德者，凡六篇。皆明稱爲文王云云，武王云云，未有含混其詞者。蓋詩作於成康之世，不舉其諡，則無以別於今王故也。其餘四篇則